

使看不见的看见

陆梅

年节的最后一天,去看刘阿姨。雨夹着雪,阴冷异常。

认识刘阿姨有十年了吧。真正去看她,却是屈指可数。总有忙的理由,总有做不完的“手边事”。如此周而复始,一年一回的探望竟也变得如此艰难。

我曾叮嘱给刘阿姨自费印刷的纪念文集《暮秋晨歌》写过一篇序《呦呦鹿鸣》。那个时候,阿姨的老伴曾伯伯还健在。曾伯伯行伍出身,一生戎马,转战南北。渐入老境后,与病魔抗争,达观以对。阿姨呢,医院灶台,两点一线。待从家事琐事里透过气来,翻翻书,读读报,偶或写点字。总觉这样的日子漫漫。二老相互砥砺,相濡以沫,当不寂寞。

实则是给自己的怠惰找理由。我真不是一个好对象。在刘阿姨说喜欢我文章,发出第一封信,开始我们的忘年交之时,我总是退后的那个。不主动联系,不主动问候。回溯我与文友间的交往,亦是懒散到没道理。这样的一种性情,也影响到我的阅读。慢慢不再选择激动和激烈,而是更愿意趋于沉思和默想。

曾伯伯病故后,刘阿姨寄来她的第三本文集《萤之光》。还是自费出版,但编排、装帧、用纸更像一本书的样子。浅蓝色封面,书名、作者外,还印了一行字:上海金秋文学社。刘阿姨是中国老年作家协会、上海市通俗文艺研究会、上海金秋文学社和杨浦区作家协会的会员。这样的书,我每年都会收到若干,识与不识的文友寄赠。说句实在话,真看不过来。《萤之光》在我桌上躺了几日,很快被别的更多的书和刊物覆盖。

如此这般,一年过去。一年后再去看刘阿姨,她说正在编第四本文集。她给我看收罗在大纸盒里的文集打印稿、发表有新文章的剪报刊物。她征求我意见,欲将她亲手改编、曾伯伯逐字逐句誊抄的一厚沓小说《生如夏花》的电视连续剧稿本收进文集。这是她的心血。为此她从学起,专门托人买来《电影剧本写作基础》一类的指南书看,边看边做笔记;同时看“中央台的电视剧,用理论对照他们的写法”。

我捧着这一厚沓手稿有些恍神。手稿誊在方格稿纸上,钢笔小字,看着亲切。我懂得刘阿姨的心思。手稿未有发表,却是纪念。如今这纪念里又添进思念……真叫情何以堪!

阿姨只当没寄过《萤之光》,临别又送我一本。心里的愧悔无处说。于是放下一切,认真真真、一页一页翻读这首诗自选集。脑海里漫出一个个子小巧的川妹子,清苦的童年,父母早逝;怀着理想抱负,15岁参加革命,风雨中长大;做过编辑记者、理论教育、文化宣传等工作,但心里最惦念的是文学。文学是她一生的梦想和寄托。

《萤之光》读得我感动又感叹。那样一种将全部的真实交付出来,不作委婉和折中的勇气,在我的阅读体验里已是久违了。

这也让我思考写作的意义、文学的意义。如果有一种写作(文学),使看不见的看见,使逝去的留住,使遗忘的抵抗遗忘,使“我无法从头再活一遍,可是我们却能够从头再活一遍”(大江健三郎语)……那么,这该是我们写作的理由、文学存在的理由吧。

谢谢刘桂茎阿姨。我在这里深深祝福。

壬辰夏夜,在上海遇到一位叫做“平”的奇女子。灯下望去,她的额上竟隐有一小小凸起的龙角,而右手掌更有一奇异的观音半月纹,据说有此手掌纹理的概率只有几千万分之一。

平顾盼生姿,聪明绝顶,精通四国外语,做过国际记者。后来为了爱情,毅然抛下如日中天的事业,嫁给一位德国建筑工程师,闭门过起岁月静好的日子,养育了一双美妙的混血儿女。孩子们大些时,不甘沉寂的她又自讨苦吃,自掏腰包把自己推进一个全新的领域——全球民间艺术的保护与研究推广。她说她好像生就要去帮助别人,生就要去偿还无数前世的债务。替人做事,替社会做事,不可计较报偿。从此她的足迹遍布全球,经见不同事故,过眼南来北往的人。

由于她本人身世传奇,非同寻常,家世亦显赫迷离,某种程度上造就她诡异奇异而洞察秋毫的能力。加上多年来走遍世界,惯看风云变幻,往往四目相对间,即便初见,



双鹰图 (中国画) 沈嘉禄

丝和美味的镇江醋入口,越嚼越有滋味,口感好极了。这家馆子的煮干丝,堪称一绝,你丝毫也闻不到半点豆腥气,白白软软,鲜滑可口。

上海人吃惯本帮馆子的红烧鲫鱼、清蒸鲥鱼、酿青椒等,名点则有扬州锅饼、千层油糕、翡翠烧卖、蟹黄汤包等,尤其是独领风骚的刀鱼汁面,受到上海市民的青睐和追捧。经营者还通过报刊、电台大做广告,到了上世纪30年代,老半斋三字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了。那家“新半斋”最终只得关门了事。

余生也晚,上世纪50年代中期才登上老半斋酒楼,给我印象最深的菜肴是肴肉、大煮干丝、白汁鲫鱼、炆虎尾和狮子头等。令人难忘的点心是咸食蟹黄汤包和甜食翡翠烧卖等。

老半斋的肴肉连冻透莹,故称“水晶肴肉”,就着纤细的姜

也能轻易洞穿他人的今生前世。她看似随意却玄机暗藏的断言总在日后一一应验,让人动魄惊心。她自称“公子”,我知道那是她读书时代,朋友给她的绰号,一如她外表柔美似水,而内心豪气干云、风生水起。

平在跟我网上聊天的同时,竟能完成庞大的工作计划,条分缕析,细节鲜明。她平均每天只睡三小时,为全世界非遗手工业奔走呼吁,工作之余一天还能写下斐然生辉的一万多字,接受各种国际访谈,在任任何行为状态、任何语言环境下都能谈笑风生。平是美院的外聘导师,也是好些女孩子婚姻和人生的导师。一位不曾谋面的女子,因为她的书和博客,竟然医治了失恋多年的抑郁。我的学生跟她对话之后,个个像打了鸡血,贯注了一往无前的正能量。她总在全世界行走,随手拍下大量独特而精致的照片。但无论天涯海角,总有一件事可以召唤她回来:每一年的那一天,她一定会放下一切,飞回德国,给孩子们过生日,为他们写下声情并茂的文字。

平说我是亦真亦幻的临水照花人,与我相遇相交,令她想到张爱玲与民国时代的众多书生文人,仿佛复古一般,令人沉醉。她说我的话与人一样肃气洁净,淡雅泰然,还玩笑称我“君佳人”,承诺要送我一副最美的耳环,戴在耳畔摇曳生姿。又说好一起合作,她拍照,我画画,出一本《君平影像——说不尽的天空与人世》。平也喜欢我的文字,说常把我的书作为枕边阅读。我以为繁忙如她,自然是随口一说,但她突然张口背出我文章里的章句细节,令人瞠目结舌。

去年夏天,她又来到上海,送给我一副精美的纯银镶钻耳环,并告诉我其中的故事。

耳环是一位90岁捷

克贵族女人伊瑞娜的陪嫁物。与平相遇后,伊瑞娜把耳环和写了一半的回忆录交给了她,嘱托平以后能把手稿整理出来。当年十七岁的美少女伊瑞娜和倾慕已久的男孩子出征前夜,在家附近的山上相拥一夜,约定婚嫁,幻想起婚礼那天,她会戴上母亲留给自己的最美的耳环。第二天,少年出征参战,再也没有回来。而伊瑞娜全家遭纳粹驱逐,从捷克的波西米亚地区回到祖籍德国。历经半生风云后,她怀着回忆嫁给一个德国花心男人,那副耳环做了陪嫁。她的丈夫每次在外面拈花惹草回来,都抱着一把玫瑰对她忏悔,而终其一生,循环往复。她每次都原谅了他。最后他开枪自杀,因为害怕面对绝症。临死前一天,花心男人仍不忘买下一把炫目的玫瑰送给妻子。

平知道我的收藏旧物,迷恋往事,就把这副历经前世今生的耳环转送给了我,连同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。她说,女人之间的情意,可以干净纯粹,可以缠绵悱恻又海阔天空。我们约定,有空还要合作一本《君平诗话》,纪念生命中那些诗话般的传奇际遇,传奇中有你,有我,也有她。

我母校礼堂的木头条椅

我母校的旧礼堂,在那里面的木头长椅上,我看过1979年专为文科学生复映的《复活》和《东方列车谋杀案》,听过高芝兰老师为学生们引吭高歌的《水仙颂》,得到我的文学士学位,那是1982年的春天。后来,参加过乡村教师培训计划的启动典礼,师范大学的学生终有机会爱护乡村教师,校友们为能做些什么欢喜。

母校曾经的传统是每个新生都得在这里看一场苏联电影《乡村女教师》,瓦尔瓦拉曾是我们大家的偶像。这上世纪五十年代建造的红砖礼堂曾是我们这些学生精神的乐园。如今校友们集中在这里朗诵诗歌,白发斑斑,声音却未曾改变。年轻时我总为华师大不那么符合我心目中的象牙塔而遗憾,在这朗诵声里,想法变了,我开始想念那条椅,

老场坊,位于虹口港海宁路桥北岸西侧,是一座经典的历史建筑。由英国著名建筑师巴尔弗斯设计,并由当时上海滩最著名的建筑公司“余洪记”负责工程建设,总花费白银330多万两,1931年动工,1933年建成,故也称为1933老场坊。

老场坊的建筑风格融入古典英式建筑特质和古罗马利卡式元素。作为昔日“远东规模最大的宰牲场”,规模庞大,占地8677平方米,建筑面积29491平方米。主体建筑为三层钢筋混凝土结构,拥有一条2公里多长的屠宰流水线。养殖场可蓄养1000头牛、1500头羊、500头猪。当年这里不仅可供大半个上海的肉食,还大量远销到外地甚至国外。据说当年全球这样规模的宰牲场只有三座,老场坊排列在英国、美国后的第三位。这三座屠宰场,都出自同一位建筑师的设计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,老场坊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早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如今的老场坊,成为上海时尚的新地标。这里不仅成了摄影爱好者趋之若鹜的艺术宝地,更是青年人闪亮青春的乐园,创意餐厅、空中舞台、美术画廊、色彩斑斓,为公众提供了一个零距离接触艺术和体验时尚生活的文化空间。

傍晚时分,水岸呈现“夕阳归河远”的美景。只见红彤彤的落日挂在天水之间,余晖落在虹口港水面形成金色波光。一眼望去,宛如系在青春舞女腰间的一条绸带,伴随着少女腰肢有节奏的扭动,既飘逸洒脱又文静雅致。漫步在鳞次栉比、纵横交错的老场坊,古老的建筑,激湍的河水,与楼群、街道相映成趣。河道两岸一派生机,绿树花草郁郁葱葱,散发着沁香,舒适惬意的景色美妙迷人,风韵楚楚,让人心旷神怡。

当夜幕降临时,中心广场游人如织,霓虹灯流光溢彩,星空大地一片璀璨。只见光影斑驳,文化为建筑创意了迷宫般的奇妙感觉,那欧式历史建筑上镂空的水泥花格窗,让时空交错。每逢节假日,浪漫绚丽的创意灯光秀和河道水幕秀交织成一幅幅有趣的图景,辉映天际,五彩十色,多姿多彩。灯光、喷雾、音乐、画面……充满奇幻色彩,美不胜收。石板路两旁是大大小小

小小的商铺,大小的店面被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。一些酒吧里偶尔传来的音乐声为老场坊增添了一些现代气息,却并不觉得突兀和相悖。老建筑、新文化,透视出上海文化底蕴,使人仿佛进入梦幻世界。

沿河两岸,成为市民休闲的栖息之地。晚饭后,人们到这里散步的、跳舞的、弹唱的……组成了一幅和谐的交响曲。沿着河边悠闲散步,寂静安宁,登上护栏平台眺望,夜色中的老场坊,灯火一片,那皎洁的月光轻笼下的古建筑氤氲着典雅之美、厚重之美,像一首幽寂空灵的诗,至纯至性,至清至雅。闪烁着、变化着的霓虹灯光倒影在河水中,灿若星河,汇成一道道细细跳跃的碎金般波光,给人以动的美感。河岸边,情侣依偎,窃窃私语,古朴的建筑物与现代人的生活气息完美融合。

虹口港一年四季水面始终平静如镜,清冽透彻。这里还时不时地看到有捕鱼者撒网捕鱼,每当捕起几条小鱼小虾,引来观者的好奇和喝彩。人们在这里享受一天中最悠闲的时光,体验着奢华和风情。

老场坊,它连接着上海的历史、现实和未来。这里,传统与现代相互辉映,自然与人文相得益彰。“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”,美只在瞬息间。太阳慢慢被云雾淹没,暮色逐渐下降,徜徉在这柔情的老场坊河畔,细细欣赏古典英式建筑的风姿,让我感悟到一个城市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情怀。



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

也许是坐在条椅上的那个年轻女孩。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娜是我少年时代热读的小说家,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下午,特意在起伏的佩拉街区的街道上走来走去,为找到她当年写作《东方列车谋杀案》的酒店。酒店还在原地,十九世纪未开张在奥斯曼帝国末期的老城区里,在街道上,抬头一望,就能见到粗石头垒砌的卡拉它塔以及蔚蓝的海峡。底楼的东方酒吧里挂着她的相片,相片下有丝绒蒙的老式沙发椅,椅背上绣着一朵通红的玫瑰,那是伊斯兰先知的气息,伊斯坦布尔四处可见。我只是想起我母校礼堂的木头条椅,还有当时坐在那里,沉浸在逻辑里的女孩。

原来我一直都爱远离那张长长的条椅。

老场坊,位于虹口港海宁路桥北岸西侧,是一座经典的历史建筑。由英国著名建筑师巴尔弗斯设计,并由当时上海滩最著名的建筑公司“余洪记”负责工程建设,总花费白银330多万两,1931年动工,1933年建成,故也称为1933老场坊。

老场坊的建筑风格融入古典英式建筑特质和古罗马利卡式元素。作为昔日“远东规模最大的宰牲场”,规模庞大,占地8677平方米,建筑面积29491平方米。主体建筑为三层钢筋混凝土结构,拥有一条2公里多长的屠宰流水线。养殖场可蓄养1000头牛、1500头羊、500头猪。当年这里不仅可供大半个上海的肉食,还大量远销到外地甚至国外。据说当年全球这样规模的宰牲场只有三座,老场坊排列在英国、美国后的第三位。这三座屠宰场,都出自同一位建筑师的设计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,老场坊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早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如今的老场坊,成为上海时尚的新地标。这里不仅成了摄影爱好者趋之若鹜的艺术宝地,更是青年人闪亮青春的乐园,创意餐厅、空中舞台、美术画廊、色彩斑斓,为公众提供了一个零距离接触艺术和体验时尚生活的文化空间。

傍晚时分,水岸呈现“夕阳归河远”的美景。只见红彤彤的落日挂在天水之间,余晖落在虹口港水面形成金色波光。一眼望去,宛如系在青春舞女腰间的一条绸带,伴随着少女腰肢有节奏的扭动,既飘逸洒脱又文静雅致。漫步在鳞次栉比、纵横交错的老场坊,古老的建筑,激湍的河水,与楼群、街道相映成趣。河道两岸一派生机,绿树花草郁郁葱葱,散发着沁香,舒适惬意的景色美妙迷人,风韵楚楚,让人心旷神怡。

当夜幕降临时,中心广场游人如织,霓虹灯流光溢彩,星空大地一片璀璨。只见光影斑驳,文化为建筑创意了迷宫般的奇妙感觉,那欧式历史建筑上镂空的水泥花格窗,让时空交错。每逢节假日,浪漫绚丽的创意灯光秀和河道水幕秀交织成一幅幅有趣的图景,辉映天际,五彩十色,多姿多彩。灯光、喷雾、音乐、画面……充满奇幻色彩,美不胜收。石板路两旁是大大小小

小小的商铺,大小的店面被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。一些酒吧里偶尔传来的音乐声为老场坊增添了一些现代气息,却并不觉得突兀和相悖。老建筑、新文化,透视出上海文化底蕴,使人仿佛进入梦幻世界。

沿河两岸,成为市民休闲的栖息之地。晚饭后,人们到这里散步的、跳舞的、弹唱的……组成了一幅和谐的交响曲。沿着河边悠闲散步,寂静安宁,登上护栏平台眺望,夜色中的老场坊,灯火一片,那皎洁的月光轻笼下的古建筑氤氲着典雅之美、厚重之美,像一首幽寂空灵的诗,至纯至性,至清至雅。闪烁着、变化着的霓虹灯光倒影在河水中,灿若星河,汇成一道道细细跳跃的碎金般波光,给人以动的美感。河岸边,情侣依偎,窃窃私语,古朴的建筑物与现代人的生活气息完美融合。

虹口港一年四季水面始终平静如镜,清冽透彻。这里还时不时地看到有捕鱼者撒网捕鱼,每当捕起几条小鱼小虾,引来观者的好奇和喝彩。人们在这里享受一天中最悠闲的时光,体验着奢华和风情。

老场坊,它连接着上海的历史、现实和未来。这里,传统与现代相互辉映,自然与人文相得益彰。“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”,美只在瞬息间。太阳慢慢被云雾淹没,暮色逐渐下降,徜徉在这柔情的老场坊河畔,细细欣赏古典英式建筑的风姿,让我感悟到一个城市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情怀。

老场坊,位于虹口港海宁路桥北岸西侧,是一座经典的历史建筑。由英国著名建筑师巴尔弗斯设计,并由当时上海滩最著名的建筑公司“余洪记”负责工程建设,总花费白银330多万两,1931年动工,1933年建成,故也称为1933老场坊。

老场坊的建筑风格融入古典英式建筑特质和古罗马利卡式元素。作为昔日“远东规模最大的宰牲场”,规模庞大,占地8677平方米,建筑面积29491平方米。主体建筑为三层钢筋混凝土结构,拥有一条2公里多长的屠宰流水线。养殖场可蓄养1000头牛、1500头羊、500头猪。当年这里不仅可供大半个上海的肉食,还大量远销到外地甚至国外。据说当年全球这样规模的宰牲场只有三座,老场坊排列在英国、美国后的第三位。这三座屠宰场,都出自同一位建筑师的设计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,老场坊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早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如今的老场坊,成为上海时尚的新地标。这里不仅成了摄影爱好者趋之若鹜的艺术宝地,更是青年人闪亮青春的乐园,创意餐厅、空中舞台、美术画廊、色彩斑斓,为公众提供了一个零距离接触艺术和体验时尚生活的文化空间。

傍晚时分,水岸呈现“夕阳归河远”的美景。只见红彤彤的落日挂在天水之间,余晖落在虹口港水面形成金色波光。一眼望去,宛如系在青春舞女腰间的一条绸带,伴随着少女腰肢有节奏的扭动,既飘逸洒脱又文静雅致。漫步在鳞次栉比、纵横交错的老场坊,古老的建筑,激湍的河水,与楼群、街道相映成趣。河道两岸一派生机,绿树花草郁郁葱葱,散发着沁香,舒适惬意的景色美妙迷人,风韵楚楚,让人心旷神怡。

当夜幕降临时,中心广场游人如织,霓虹灯流光溢彩,星空大地一片璀璨。只见光影斑驳,文化为建筑创意了迷宫般的奇妙感觉,那欧式历史建筑上镂空的水泥花格窗,让时空交错。每逢节假日,浪漫绚丽的创意灯光秀和河道水幕秀交织成一幅幅有趣的图景,辉映天际,五彩十色,多姿多彩。灯光、喷雾、音乐、画面……充满奇幻色彩,美不胜收。石板路两旁是大大小小



十日谈

十余年围坐一起的“共坐一锅”现在已很少见了。

老上海的餐馆